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十目錄

內閣輔臣

史閣敘述

史閣款語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也

附金奴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續藏書卷十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

史閣叙述

夫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語而千
萬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
難於得君故夫子他日曰爲天下得人難此言君之
所以難也又曰獲於止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
知其難則自能棄搜博采若我太祖高皇帝然唯
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慎
若我中山徐武寧也務委曲承順以求合吾識主之

初心則難者不難，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問學之實，非若世之務爲容悅以賊害其君者之比也。我國家不設丞相，蓋實慮得臣之難耳。是故汪胡誅夷，善長亦死，然而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手足股肱，相持成體，無一時可少者，是以文皇帝復設內閣，而解大紳首當內閣之選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卽先後閣臣亦當推讓之矣。所謂以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爲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長，死才若解大紳亦死，然則吾夫子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語，遂成眞

難而真不易邪。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艮山之高，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寬裕以成之，致蠱奚疑哉。若我二祖，乃萬世大有作爲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萬世不諂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蕭韶奏而鳳凰鳴也，奚爲而卒不相入也。蓋觀蠱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是蠱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

爲用譽以巽入之故夫子又於六五之象復提掇而申明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喜其子之以我爲有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盡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

不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蠱事之不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蠱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况勤於有事若我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庖。西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紳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從容其間以需顧問。縱有所陳直推尊而表揚之。曰是唯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美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履虎尾

者必使不至於啞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啞者或者大紳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實背尚書大易之訓雖歿何辭也縉於高皇僅免一啞至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紳文學之選也所謂多讀書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何邪非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識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之事泰陵李文正之當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

若楊新都者、雖能委曲於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達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爲可惜之人、夫學、何學也、學然後知爲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况於事君之道、而又况於內閣史臣之道、之尤不易者、邪、是故謹備述之、

歲萬曆辛丑李贄書于燕山馬誠所讀易精舍

史閣欵語

劉東星曰歲辛丑夏李卓吾同馬誠所侍御讀書山中余屢遣迎不至謂余宦邸非遨遊之地宦署非讀書之場是以余爲不讀書也然余雖不讀書余有祿俸可以養老不必皆伯夷所樹也且余雖曰仕宦而清素未脫寒酸氣習當與馬侍御等何必分別太過乎且聞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柰何所著何書指示我於是得史閣二十四篇以歸其所叙述專以爲臣不易一語更端言之極盡余因戲

答之曰、今人正坐不易一語、怠緩了國家大事、使世界無所倚托、今何爲出此言也、動步不敢、見勇往直前者、則指爲輕進、動口不敢、見開口見膽者、則指爲干名、若皆慎重不易、則斯世何賴、朝廷何賴、卓吾子勃然作曰、我爲上上人說法、不爲此等人說法、此等人、乃世間患得失之人、賢者耻之、豈吾所說邪、我爲世間賢人、多是如此、必欲進之於大聖人之域、文王孔子之歸、蓋必如此、然後能濟事、然後能有益於君、此實載在尚書、著在周易、特無人提動、不省耳、公看

斯世誰不願爲文王孔子大聖人者予聞之赧然愧
遂卽梓行以布告天下賢士大夫仁人君子使其
爲臣之不易蓋如此云

時夏至後十日榭山主人書于任城南池

續藏書卷十

內閣輔臣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說內閣之始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

史李善長歿，縉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寃，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旣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靖難

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
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
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
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
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
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
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
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
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

譖縉遂徵下獄三年，歿獄中，歿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旣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唯行也。

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繩集一時兎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粢盛之潔衣服之齊
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
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
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
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
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
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審旨未聞舉善但曰
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
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
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
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條孝廉人林
冥蹈瞽趨而咸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惟理嚚悍開茸
下愚者朝捐刀鏹暮擁冠裳左棄筐筭右縮符章剔
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儲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
方亦豈忱恂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
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
之方未備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恠誕

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

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慙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䟽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僮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

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
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
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表
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
書者日輻輳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
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
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豐贍書小楷
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 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

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歿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
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
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歿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
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
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齋之又云中秋節開宴
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

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
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懽甚、賜飲至東
白、

閣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
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
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
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
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
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

白悲夫、

瑣綴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令覘胡、見胡如廁、回問家人、餒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上諭縉曰、皇考訓、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爲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爲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

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

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

縣笥瑣探云、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准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

日跪階下臨搦上問卿持所書來否淮卽出書上
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上曰當令與二十八
人同習淮對此人尚在匠籍須例與飲食給筆劄於
是卽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纒再
觀省愆錄乃知淮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
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
事七人縉旣雉羅廣亦螻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幄
淮之蒙可痛詎其可知也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
卒解纒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陽謀幄最密並
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詔
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卽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

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
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
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彛倫堂賜
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
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
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
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
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

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
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
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
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楊溥歷
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頤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
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
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統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成祖卽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諭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或得其目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徃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

微甚當無他意。

上遽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

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卽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
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
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上還南京一日
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
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
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
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
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
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

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
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旦
日食 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
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
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
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
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
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
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

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聞蹇義漢府事
義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
既知矣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
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
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
皆疑其心唯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
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
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
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

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
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
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
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
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
卽遣鴻臚寺丞周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
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蹇義同舉儀智衆以
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

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

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荅。震退，徧語羣臣，易從

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荅。明日，上素冠麻衣，絰，出視朝。文臣

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
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
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
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 上
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
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
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
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
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

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
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
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
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
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
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
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
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
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

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論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

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賜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

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迂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譴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

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
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
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陛下容之 上猶不
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陛下
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
能盡知謙過只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上惕然
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
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 上遂命
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

戒。上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乎？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
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楊榮榮亦力贊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
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
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
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復見榮曰太宗
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
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勅吾

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上上於
是不懌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趙
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陛下最
親。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
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
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
復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
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
王嫡孫暲表。乞立爲陳氏後。大臣皆言此黎利之譎。

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既夕。

上微行至士奇宅，士奇叩首曰：「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贓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英廟卽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

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

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蠻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忝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

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
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
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
書曰卿歷事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
厥勞尤多卿子旣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
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
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身退難矣哉然士奇
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宣宗皇帝嘗奉太皇太后往謁

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傳。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太后爲朕言，皇考徃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方議事時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願陛下常奉聖訓。

野記云：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

尚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領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

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縣笥瑣探云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曰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

永年茫然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

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國初

真、大、臣の第一の義。

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
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
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
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
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跡弛魁
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

仲之木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如，或者乃以周是修之，灰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領繫，尋宥之。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領繫，逾旬乃釋，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

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閱月。上崩，又云：宣德三年，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達廉，東楊曰：當時亦唯方賓有貪名。」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

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上立文華殿
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
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
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
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
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奇頓
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裕陵卽位
冲年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
獨逋慎獄作養生民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

頗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
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
戢。七年，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李贄
曰：可知。昭聖臨朝，裕陵幼冲，既委仗公，公亦義
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爲公病。當病，公不汲汲
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迂逆子也。時有李賢
王朔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蓋汲
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
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

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上以報示

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及榮入謝、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上命取瓜親割賜榮、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皇長孫、賜勅曰、朕嫡

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
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
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
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
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
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不花王等
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 旨
九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
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

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讖乎？三月，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

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上駐蹕河上。

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糧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駕南旋，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

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
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
指揮塔力厄將爲邊患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
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
足以勤大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
巳二月復扈駕幸北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
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成祖謂榮
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
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

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

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
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東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
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
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 駕南還十五年
丁酉三月 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
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 太祖高
皇帝實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
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
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

榮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

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

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

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

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乃詔諸司卽日

峻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

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成祖悅陞文淵閣大

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

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榮日侍
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
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
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致東
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
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 成
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
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
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 上益怒榮極言其

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聚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

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寧陽
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大同議納降
之禮榮回營奏對稱 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
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
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
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
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
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
分散旣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

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計、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卽位、賜榮白金二錠、鈔

二萬綵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愼毋憚煩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門閣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
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
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
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徃行天討、班師之日、
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達膝下、唯卿盡忠爲國、
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賚、曩者哀悼
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
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
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

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訃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論曰爾宜往論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勅修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

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勸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

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
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
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
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
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
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
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
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
乘舟泛太液池少頃宣宗乘黑騮馬至召士奇與

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學官吳誠論旨曰：服此可以

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
十月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
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
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
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
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
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
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
二月宣宗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

以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論之曰皇帝
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
之功賜酒殺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毯
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
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宣
宗親待六年二月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
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
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
年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

饌十年乙卯正月、宣宗宴駕壬午、英廟卽位、累
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
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
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宣宗皇
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天壽山
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
丙辰、改元正統、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榮講堯典、
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聖心悅豫、賜白
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

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

諭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

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
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
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 文廟英武
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
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
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
仁唯不忍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
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
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晚卽坎坷或少年見滯老

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筭前籌，才矣而謂之

小人可乎、或謂文真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晏、不遑覲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英宗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
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
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歿
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
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
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
八年二月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
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
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

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
壑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
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
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

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圃，指示
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
相交，故名。交河水，齧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
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
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

矣。經濶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陛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上卽命草詔回鑾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高
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
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製五
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
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仁
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
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
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
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

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
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
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
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
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
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
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習度圓融、祿厚財豐、贍
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

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

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待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登爲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

朝實錄爲總裁官。三年，扈上出喜峯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卽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九

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水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
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
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
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項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
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
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
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彌成宜壽域兮同升

南楊以指圈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

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避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張太皇太后指裁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

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蓋仁宗監國時，以讒故，官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繯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歿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歿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惠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

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輿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

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民間人稀地廣宣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住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歿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避之自是振日擴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以此振權益

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遽有麓川之
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
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
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
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
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朝廷委
遇責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
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奏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

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議擬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

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爲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

昭聖皇后崩

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

見三楊所開繫非細遂有土木之禍

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

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醲醢合成名並稱賢相
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
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
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
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
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毅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傾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徃公壯榮解金帶贈之

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

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

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

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

下詔獄。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

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

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

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

閣，文旣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敕公視南畿災。

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
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
訐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公曰貴冑
與寒士爭進已不可况從而爲之辭止奏斥林廷一
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
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
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
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
謚王佐鄺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

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
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
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
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
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
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瑄
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
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

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卽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自是銜瑄矣。曾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

振風占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庇
獄瑄遂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
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
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
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
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
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
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
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

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

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

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

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

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

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

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

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

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

從祀廟庭今從祀、

人品
非相
品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
灤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
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
講下，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
忠一文能得士
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
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
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
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翱亦薦之。

六月 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正 遽曰好 既陞陞登殿 連曰好好 問年若干 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 問何處人 對曰灤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 問治何經 曰尚書 問舉進士何科 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 曰朕固取汝 朕今用汝 內閣凡事爲朕主張 許彬老矣 不足恃也 正頓首受命 出赴閣 至左順門 石亨張軌自外入 見之愕然 比入見 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 臣甚佳 亨軌請爲誰 上曰岳正 亨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 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

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論避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

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祖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

諷令歛戢以此三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
罪已正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
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與曲直不
辨而刑獄寃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
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
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
福與徵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譎
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有司
關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
東欽州同知，道潔以母老留闕月，尚書陳汝言、曹石
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
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
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此字奇人不在紹祈哀解人，
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柰何？」
正曰：「可燒。」蓋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
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梏，剝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旣
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

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

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瑄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瑄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爲謗書獨彭

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
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日卒於家
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
高自負詎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
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戲畫荀
荀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
難也我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
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

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殉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奸所構、又厄於媚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歿、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興化人既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

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槩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

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久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雋而腴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豁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犍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

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枏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禿翁曰：楊遂菴雖以葉文莊壙誌爲未詳，以太白柳州比擬爲非類，以金緋在躬爲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壙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爲真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

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爲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延試命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慤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費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

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踖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叅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灾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

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
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
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啓父窆歸合葬尋卒贈禮部
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
約身無紈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置
者子憲脞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
有學行